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四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哀文二

雜類

祭劉忠臺文 成器

於乎先生龍逢為行兮比干為心紓忠竭志兮日月照臨慨前代任闕豎之失德痛當今復因循而蹈襲伏闕抗疏太息掩泣帝曰汝嘉寔感睿衷惟彼羣姦切齒相從幽之錦衣肆其鞠凶龍逢蒙禍兮比干菹醢雲霧

其承字兮天高而莫予宰顧蕞粉之是甘兮卷時事
之可慨予會稽之後生兮頗忠義之是懷鑒往事猶感
慨兮賜一日而九迴側聞先生之死兮又奚啻乎七哀
叩帝閭其無路兮徒煩冤而隕涕歌楚些而招魂兮弔
汨羅以為計於是割雞醜酒望風奠祭惧襲于家登彼
龍崖石齒兮竹松間去天日其咫尺兮將英魂之可
攀慕載拜以長慟兮跼敷衽以陳告惟蹇蹇以自完兮
得死所其奚悼顧棄德而崇姦兮尾日大而不能掉彼
閹豎其何誅兮痛廟堂之具臣曷其不撲滅于早兮禍

滔天而無津乃首鼠以自保兮獨先生之奮身使舉朝
皆抗拒兮何猖狂之餘腐也嗟剛中而無應兮適以快
其怒也屹屹柱于洪波兮聊以示此度也視媿媿之流
輩兮直驚鴻與脫兔也生無益于時兮貴且富其何數
也吁嗟先生之死兮寔知名於孺婦也器謹志以法像
兮中心好而非浮慕也或緣此以賈禍兮吾不惕以改
其素也

祭丁提學玉夫文

邵寶

維弘治十有六年歲次癸亥十月某朔十七日某甲子

江西按察副使友生無錫邵某謹遣南昌府學訓導董
遵以醴脯之奠致祭于故廣東按察副使吾友補齋丁先
生玉夫之靈而哭且言曰嗚呼溺者古之所不吊也玉
夫乃死于溺、其身甚矣舉家溺為而僅遺其一子水
哉水哉何太濫于玉夫也哉吾嘗觀玉夫之平生譬之
于水其瀕于溺者蓋屢矣吾畧言之而玉夫聽為昔在成
化乙巳玉夫以進士官中書嘗因星變疏陳十事先是
見素林公以論建寺張後府蕪素以救見素先後下獄
玉夫危言繼之衆謂或有濡首之凶賴先帝明聖玉夫

得無罪此其瀕溺而免者一也玉夫謫普安不便其水
土衆謂玉夫濡尾之虞縱不在近亦必在久既而今上
即祚移判廣信此其瀕溺而免者二也玉夫在廣信若
千年轉知興國又若干年方其勞于州郡吏陵民梗中
遭而喪貧病憂辱百患備極衣衾之戒蓋兢、為而玉
夫無恙此其瀕溺而免者三也及今一歲兩轉視學嶺
南蓋出陰脫厄而超于困君子曰三年大國之賞庶其在是
而乃真死于溺烏乎哀哉向也玉夫溺于世途則王三
原援之倪文毅援之非為玉夫為天下也今溺于水亡

明文海 卷四十一
其身以及其家乃無一援之者或謂世途險于山川豈
其然哉雖然玉夫之心固不溺也耿々者存將託神江
湖以指天下之迷乎將假澤星漢以潤天下之枯乎抑
將樹靈砥柱以鎮天下之流乎玉夫有知當感于吾言
矣西望長江東臨太湖天下之水一也壇位其間玉夫
其不夷猶中洲揚靈來即和龜彭清波吾聊挹之敬酌
玉夫於途耳惠泉一勺傾我心曲尚伺他日也烏乎哀
哉尚享

祭石翁文 李承基

先生膺聘成化壬寅之秋予省叔父官長安竊自喜必得
洒掃左右既而此南彼北相左於徐先生至京師予弟蓋
卿旦暮謁見先生曰衡有兩端道德毅利孰輕孰重且
問而兄蓋知予兄弟傾仰之誠自成化己丑叔父膺官
廣藩而子弟不得輒出入屬州展轉數十年之懷也其
後壬寅之七年予始得拜先生白沙既而每有請益惟
欲一啟其扁不深其奧待予自得焉而已朝食夕冷寒
衣暑服飲酒舉杯投壺擁矢一歌一曲有唱有不和不一
而足近舍園新遠或玉臺殆七踰月予亦告歸性命道

德形氣神虛有詩有序指戒正途既又四年予致壽具於太夫人風來不薰築臺處之命曰楚雲我獨靜居水月為隣翁適往景度橋呼云而我三西北徑南村交蔭榮木扶影清濱一日日夕而三四見也又三年太夫人沒予來赴吊先生滂沱涕泗若不勝喪創祠堂脩數世先阡各有記志并囑余筆既而得語溢疾兩旬始平乃曰我於家事亦云畢矣祥禫之後與子衡山而終老焉豈料不酬此約而至此也又三年客一之以先生疾報至予兄茂卿曰先生厭處煩囂欲棲烟霞殆示病歟弟須往省

予一見之始知疾亟非托言焉若先生泣數行下吾亦泣數行下既數日又連與投壺飲酒又竊自喜先生疾自此或愈乎衡山之約不負乎中風之疾世有淹留八九年者有十六七年者未必不遽尔也苟誠知其然於微亟之際吾必執其手足以待條然長逝矣豈料其遽爾耶先生門士請業請益各有知聞發越弛張儼有門戶予獨慙愚村朴而翁一視之無先後焉豈其得於天機之內而不可欺以人耀之外哉筆未臨紙情已寒胸不自知其言之亂也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八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
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
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
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而
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
坡下死者二人傷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
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屍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
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注瘞之二童子

有难色然予曰嘻吾與尔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
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
而告之曰嗚呼傷哉鬻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
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為乎來為
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
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
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為乎以五斗而易七爾尺之
軀又不足而益以爾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
而來則宜忻然就道胡為乎吾昨望見爾容戚然蓋不

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懸崖壁行萬峯之頂飢渴勞
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
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
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
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
爾瘞幽崖之狄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于
腹不致久暴露爾已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為心乎自吾
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以自全以
吾未嘗一日之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而

自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吾為爾歌爾聽之歌
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
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規隨寓兮
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痛又歌以慰之曰吾與爾
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
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余兮吾與爾邀以嬉兮驂
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嗷啼兮吾苟獲生歸兮
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旁之塚纍兮兮
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飡風飲露無爾

明文海
卷之九
分
飢兮朝遊^友麋鹿暮秣與栖兮爾安尔居兮無為厲於茲墟

祭王舜卿文 楊慎

古語有之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嗟我君之形蹤何斯言之相副憶嘉靖之甲申當金商之辛候昧一鳴以乍仗同三進而及雷吼蒙楛之未脫冒瞽言之難奏紛巧言之易如慚面甲之益厚違天顏于咫尺褫龍章于闕右落孤影于清潯下承明于紫宙予子_二以無依子_一乳_二而在疾朕媿媿于潞水竭吟嚶而相叩赴巖督以南征

張非狂而東走交呻吟于蓬席忘饘粥于昏晝苦吊影于固兩甘生涯于鼯鼯君違秦而巴傷我去蜀而滇憊哽題紳以分袂各扶傷而携幼恨天隅之一柱望月弦之幾殼捧戎檄以予歸喜少城之君迺訝垂白之如新命重碧以話舊歌嘯喻以無解語聊浪而失讀聽南音于西林主北道于東阜發孤笑于羣憂伸眉顰于面皴吟江鴻之夜度賦鬼車之晨雖雜歡悲于須臾類相夢之一宿汨甲鼃以吾行辟茲會之難又望北風而開襟怪嗣音之不復竟庚子之日斜忽辰巳之相湊喪資兮

于旅巢慨河清于人壽感徒繫于匏衣惻不食于井甃
涕却留而已零杯欲奠而先覆嗚呼盈萬物于兩間恒
接構而心關何淑貺之罕臨而良辰之希邁中柴車以
碧紛蒙駑駘以朱就既貧尼而富貨且芝焚而蕪茂豈
黔羸之混施蕪造物之垢督屈天問其烏陳柳天對兮
焉咎惟理美之莫歲樹令名其不仆菊芳聲于皎日等
塵劫于刻漏慰夫君兮九原庶斯語之不謬聲已吞兮
何言魂來歸兮茲侑

祭張南園文楊慎

嗚呼九齡起于嶺嶠公府生于愛州異人必出乎閭世
奇才豈限于遐陬嗚一時而聲百代峻岱嶽而光斗牛
非文先之衣被筆端之冥搜邪文弊于宋至今而極析
理則若先生之語錄舉子之講習叙事則若官府之青
簿却亭之赤歷萬口同辭千章共律公痛其弊思拯其
溺乃培以周孔之根抵斷以荀孟之斧斤飾以楊馬之
藻悅揖以班范之光塵豈惜俗士之喋喋寧隨學子之
賔也乎是以崇經宗古存乎文演雅正情存乎詩永釋
理順條入葉貫存乎博排異妥帖幽秀古艷存乎奇當

弘德之開人文之盛有先秦之風格駕西漢之鴻辭者
寔公為之摧陷廓清噓枯吹痿著先鞭列前龜也嗚呼
公發蹟文部則昌黎曾官之地卿職輜軒則子雲所訪
之司廻翔三事之署婆娑九列之儀乃思北海之卷懷
追東野之不施詠邁軸於千澗賦輪輻於清漪使霖雨
經濟韞積於不試丹青神化韜鍔於無為蓋英華盛者
解寔碩果盛者披枝造物之所斬而棄除之所宜自古
文人同出一軌而于我公乎何咨然而鮒背五福踰乎
八齡蟬媯三世見乎雲仍松茂柏承日至川增則又自

自古文人所享之未曾也嗚呼著述富于班馬期蓋希
乎喬松眼中全福誰如我公乎公與先人通家三世同
朝衣冠異姓兄弟慎自冲亂拜公丈筵撫頂檢鏡加膝
賞甄勗以六書之學授以正始之篇納交冢嗣同業共
傳晨夕亟見寒暑匪遷世講之懿海內無先自公歸田
違公廿年竭來罪謫在溟之垓升堂謁公寔獲願言問
問先子之啟處拜父執如曩前除以安館示以新編牛
腰束於卷帙蠅頭盈于簡端解蒙發覆暴濕熙寒嘆先
哲之風烈訂後進之愚頑喜公之矍鑠服公之精專餘

力尚綴於虞初九百戲頽且及于燈盞三千方擬壽于
天虎獲承計于竿馬奔吊阻於臨棺醉奠隔于執紼懸
旌過駟之隙蜚翰見龍之野有寔者安有臺者夜公行
歸矣何羨乎白雲帝鄉青霞仙屐邪望風悲思揆日緘
辭上以為海內斯文悼而下哭吾通家後進之私嗚呼
我公尚其饗茲

祭李默菴文 何景明

正德十年四月中書舍人何景明聞默菴先生李公之
喪哭之逾旬乃束幣為文附其使還告于公之靈曰嗚

呼古人言感恩易耳知己難也景明于公所以慟悼吁
涕不能自己者匪徒感恩重知己之難也夫景明昔寓于
公是時有毛夫人也公執詩書毛夫人執燈燭晝夜課景
明誦讀居也視衣食還也饋車馬此豈不有父母恩邪
是時景明幼孺非有能知也公以盛人禮之又日察其
言動中善者稱于人其所望見又皆可以施之天下百
世者不以時世富幸榮慕也公嘗盛衣冠入召景明語
毛夫人在傍公謂曰汝視予貴邪它日是子貴奚翅予耶
然我所重望者匪為能貴已也嗚呼古人謂知己有若

此耶白首握手終日語心而不知者何可勝道邪古人
曰無德不報又曰為知己者死今公逝矣毛夫人又先
亡矣景明雖欲報而死也無日矣他日縱有能施于汝
佐諸子然二尊人又安能知耶矧汝佐諸子又能自大予
又安能有施也雖然公所望見予者豈在報耶在望見
者景明之自能就立耳今雖能取一第為一官使公及
見然所自就立者已弗若公所望見者也即它日又有
能自就立公又安能知耶矧景明寡昧弗達所自就立
欲大於往日如公所望見者又安能有也嗚呼已矣何

以酬公之德而副公之知邪山川阻不能棄官赴公
喪執紼道軼我懷之悲惟公有靈鑒之已矣嗚呼哀哉

祭楊五文 楊繼盛

嗚呼論友于三代之上當取諸縉紳休采之列論友于
三代之下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君子小
人之迭為隱見每隨時勢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
惟取其義氣孚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自予
登第除南銓始識西泉于賀客中然時猶以為特谿達
磊落人耳及予以諫阻馬市被罰遠謫雖骨肉至親亦惡

明史海 卷四十四
其後于家而拙于官樂其死而幸其不歸也西泉乃慰嘉禮送之意反殷于初則其相與之情已出尋常萬去年春予以狂直排奸被杖繫獄其際誠危矣平昔拍天論心者悞禍之及已則遠絕之不暇同時交遊者疾若之勝已則非毀之惟恐其不足而素以義氣著聞豪傑自負者恨言之侵已且售計投石要功洩忿于權奸之門其孰與我乎西泉乃三視獄中通問不絕其傍徨拯恤之意又殷于初雖齷齪庸賴輩惕以重禍不恤也則與人交遊之善視世之以勢位相與者其情之厚薄

為何如哉西泉之行誼在鄉曲聞望在遐邇固難以盡述然即此一節則其心制行當于三代以上人物中求之矣視世之縉紳貴顯隨時異情其人之賢不肖為何如哉二月初載携乃郎慤慤視問握手交語傾倒肺腑相別無幾訃音頓至噫不棄我於患難如西泉者幾人而又奪之俾孤我於患難之中嗚呼痛哉西泉之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必能糾合善類不相背負可以同心共道克濟時艱縱厄于無位使假之以年必能表勵鄉邑寬鄙敦薄其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上可幾也乃竟突

然而逝老天何戕善人之酷如是耶世之生理已絕宜
速死而倖免何限乃濫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老天何
福善福淫之不公如是耶毋乃西泉命當適遭或然之
數爾耶抑西泉古直不善媚天爾耶凡此數者皆不可
曉狂直粗性甚為不平恨欲飛步太虛親問老天死果
錯謬乞使生還更舉宜速死而倖免者代之庶可為作
善作惡勸且警也

祭武功伯文

史明古

嗚呼丙子乙丑之際天理不幾乎熄矣然公不顧殺身

滅族之禍起而救之然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一返乎
正此蓋天生我公以相皇明無疆之祚也功高受謗遠
竄南服乃天下之不幸而豈獨公之不幸也哉竊嘗論
之自有生民以來撥亂反正之功惟唐之狄梁公而已
然狄保其身而公罹其禍此特出于身存身亡之異耳
非智有淺深功有大小也使狄在當與五王俱存其能
免於三思之殺否耶悠々之談論人已然之迹以為監
國病篤不日當薨神器自有攸屬何必公以生事邀功
哉羣議附和如出一口嗚呼為此說者其亦不仁矣夫

大寶不可以久虛奸雄之人常利國有釁當此之時歷
月不朝中外危疑咸懼生變萬一有亂臣賊子窺其間
則生民之禍未有涯也故公獨決大策翊戴先帝宗社
危而復安燹倫敦而復正四海亂而復治三光晦而復
明此所謂萬世之功也而談者反有以病之其亦不仁
矣且唐之武氏年已八十旦暮入地中宗已正位東
宮民無異望彼易之昌宗直狐鼠耳非有絕倫之材過
人之力也張崔之流胡不待其自斃而奉之顧乃旦夕
聚謀稱兵宮禁汲以迎復為哉蓋其所慮有與公同

也唐之諸臣既不見非於後世則公豈宜得罪于天朝
哉今天寔不佑善竟奪公壽某等荷公之知痛公之歿
用敢論公之大節侑此一奠靈其鑒之或謂鑑曰子為
此文子將得罪矣且國家授受自有常典徐公豈當預
哉蓋公假迎復之功以為富貴之資耳嗚呼是誠何言
哉夫君臣大節根于天性苟利社稷當死生以之豈有
見其危難而顧利害以為身謀也顧利害以為身謀此
乃妾婦也非大臣也當此之際釁隙既成三官之情不
通中外危疑人心洶不自保而二王用事大臣以

明文海 卷四十一
預養立太子之策咸惧得罪于先帝其無推戴之意審
矣故有選立皇儲圖為自立之計者不一而足一時羣
有司百執事之人方將仰承俯就之不遑尚敢惜異議
於其間哉而先皇帝在幽閑之中至穴墻以通飲食勢
同狴牢于時外之君臣惟惧垣墻之不高局鑄之不固
方日夜密謀而外求君篡弒之禍將日尋矣然倖而奸
謀之不遂者宗社之靈故耳然自古臣弒其君子弒其
父者皆以身處危疑而然彼亂臣賊子豈忍為是惡逆
者哉特以通於時勢不得不為此以絕人望耳故諸史冊

班上可見故華督之弒宋瑒子暈之弒魯隱高渠彌之
弒鄭昭南宮萬之弒宋閔慶父之弒子般商臣之弒楚
成李兌之弒主父劉劬之弒義隆皆以得罪畏誅姑欲
脫死于一時也然則先帝當此之時豈不謂之至危而
極殆乎而公奮不顧身決此一策翊衛先帝出險難之
中尊君九五君臨天下以安宗社其功可謂偉矣但以
振主之威易生讒謗此正李泌所謂殺身五不可耳豈
公之罪也哉彼妨功害能之臣惟以成敗論人而不揆
諸理吹毛求疵誣謗百端烏乎惜哉昔宋光宗以疾不

能主其父孝宗之喪宰相留正請立皇子嘉王為太子
因內批有甚好及退閣之旨樞使趙汝愚請太皇太后
代行喪禮遂擁立嘉王即帝位于重華宮是為寧宗初
不請命于其父也然當時不以為邀位後世不以為生
事良以安社稷之功大也雖汝愚為權奸所忌誣以謀
為不軌擠之以死然不久復其官爵史冊書之以為美
談蓋是非之定不於其生前而於其身後也且光宗君
父也寧宗臣子也先帝君也兄也景皇臣也弟也以此
方之孰重孰輕孰順孰戾則是非之辨將不待講說而

自明矣鑑之于公雖忝鄉郡人品既殊事功亦異何苦
而與衆說迕哉况國家之典固非庶人所敢議蓋痛公
之忠誠不白于世不勝其歎、而有此將以俟夫後世
之知留趙二公者爾雖以此得罪不悔也

祭少保公文 徐渭

於乎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而人之免亂也
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於凶於乎痛哉
翹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已者而奉公于始今其歿
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蓋其微且賤之若

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盼潛掩涕於蒿蓬

祭張太僕文 徐渭

太僕公將以萬曆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末交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喙而為之鳴若齊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于春秋也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既遺人以麥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于斯事之未了而竟先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不得見而莫聞於家

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夫以公德於某者若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自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為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寸心之恒終千古以悠々也

祭少顛文 徐渭

計子與予游適三十年淡如也而獨薦於今下獄之七年子其幾於反炎涼者耶殘于瘍而牀且杖十年矣顧飲不廢而竟餓往於酒子其幾於忘生死者耶即吾求友于世得此亦難而願得之方之外耶向來十餘日而不死我一送藥于子子一問法於我而竟斷往來信耶

明文海
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日衰矣其尚能痛以淚耶當澆
之以酒耶而吾窘囚也其能外楮與香而別辦耶吾待
死人耶即死當飲子于地下儻不死而能澆于塔尖上
借如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以為情耶子方外士耶又
反炎涼者耶忘死生者耶使有知而聞予之言耶其亦
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五

餘姚 黃宗義 編輯

哀文三

雜類

祭甘泉先生

道本無窮誰其尸之必生先知以覺後知乾坤不毀其
寄在蘇慨自殊泗跡熄瀆洛鯉興千載遠旨曠代可希
而再傳以往復蹈支離無以究性命之微夫崇見聞遵
途轍依傍門戶若足以閉尺度然默而識之由仁行義

明文海
見天則而知化育則或辨以毫厘故夫道之不明也儒
者何遺論焉奚只竊粵義而恥老佛者之為足嗤宗賢
既沒踰數百載而後先生出先生之學受自江門曰以自
然為宗寔其淵源乃廓而著之闡密統以詔來世先生
固力任焉亦以明覓我者之能開先夫見聞途輒彼所
沿習者第世守乎前言尔先生出而後知此學惟在此
心見聞途輒適足以益支離之糾纏先生之言辭認天
理天理者天所為故曰自然怵惕孺子與物為辭孰安
排之此我命根苟由前言反身而識之其識以天是之

謂此机生仁義時出不離辭認而宰萬化之原斯
于前言乃為蓄德而非以傷煩竊聞先生天質完粹一
見江門托以墜緒始也物感不交文義皆廢默坐以觀
端倪在睇既而疑之放乎隨處請于江門曰學如是忘
助兩忘貞明如立與化周流一致百慮以此復乎自然
庶幾師傳不貳遂奉母命與時變遷委身行義敷教作
士必使一物不違六經親見斯足以明道而悟焚檄以
居者之非事天講筵陳善辟雍育賢机務即戎邦礼明
禮雖魁柄不持猶阻于名世之遇合而贊皇明膺簡任

風動乎朝列亦已罄乎力之所得捐爰自立朝至老而
及乎天閔無一時不誨業無一夫不與善所過必有館
穀有訓語周覽于燕齊吳越閩楚之區及門而遊者三
千九百餘人而先生蓄持不倦年踰耄耋猶走數千里
再倚仗于祝融之巔所謂不知老至今見其人彼駭習
見愕竒踪以謂只此可以稱仙是烏足以窺先生之拳
且蓋先生清明如神萬緣不染獨聞帝則出入游行
終日流通乎昊天明旦辟動隱顯之間扶圓景而昭河漢
揔英華于百氏析微辭于墳典抽毫湧泉衝口琬琰于

凡載籍以來格言大義揆方祛偽註脚悉驅亦以大明
乎先王之撰由是以觀雖其藏密曠且不可度思乃
發自然于詣極通天地萬物而不遺此學復明將使世之
學者即心印古不為訓詁格式所沉頓明興以來自先
生始豈其微哉至是而後知先生歸也爰于靜專者立
大本而出經論而其刊落文義將以捐完經而翼往聖
彼以枯寂擬者既失其精神以熏庸病者亦節于時會
而以泛愛立言為贅抑以知先生所存不徒在是執是以
求亦足以依形聲而卜底止僅得其似而已遷方弱冠

沉酣傳註讀先生書未及終篇輒爭同異比卒業于成
均因搗文以待試先生呀然置先多士乃語周子道通
蔣子知寔相屬目集顧遷膠執舊聞疑信交憶已而進
覲德容退視行事飲醇盡而氣平被儀刑而神醉乃始
喟然而起悟言說無闕乎性靈愧口耳靡端于學力倘
察見本心以懸合否信沿習之多左盪時引宗旨以參
同遂忘而言若契于是俯仰今昔自謂得師摠衣床下
昕夕指揮由靜基動合一為期有事無事長裕隨之
侍席半載稍歷階梯先生北工遷亦西歸再見京師指

愧也雖未能遽達乎語上之境然返支離而聞遠者先
生寔開之亦坦然其有步趨竊闕却野同方共屬輟
轉歲時何云繼志遷乃深省指天自誓惟是顧謔翁放在
我雖緒論師說不面胸臆僂躍如于眉端欲罷之而莫去
日用糾紛我若無與然後證諸古訓若皆陳吾所有而
導于吾所至故自居深山官二都每列蠹測稟教羅浮妄
意宗旨雖否有無先生領之每報書曰不泥吾說斯
乃吾徒間與知寔班駁咨諏先生諭之点雪紅爐遷益
自信竭才可圖遷在豫章願聞訓語亭銘生堂已默

識提耳發蒙手澤可挹曰此吾無窮之托吾將再入武
夷見汝川喬遷拜稽首南望下泣馳使逢迎剖中以俟蓋
先生夢奠之前歲也詎意龍蛇之辰先生永棄俄而踰春
訃音乃及嗟呼悲哉造膝幾何吟弄是奠豈道不可傳
抑教難其繼緜繹一時摧煎五內誰欣廢興為此乖戾
嗟哉悲哉乘化全歸先生何心山頽木坏我輩奚親念
真詮之中格渺後死其疇任悵粵山交海以隕涕遡心
喪築室以含情緘哀一奠函又如臨倘英爽兮不昧
將謂遷智足以知而學不足承亦或有慨於斯文

會差膳部陳伯符先生哀辭

孫弘祖

夫死生者造化之期窈冥者神靈之宅先生行矣庶其
宅矣顧先生勁氣頓于下位壯圖屈于短晷避名痛于
絕胤沒而一棺戢身沒而曾泉閉骨悲感遯迹慟興感
故况余因緣接事知己之恩有情同喻馮棺而弔景
響難尋望墓而哀松楸堪斷猶庶幾末芻攬涕叙生
平之懷也其辭曰伊夫子之典型值未流之昌披稟百鍊以
不化撫千丈而無枝固弱志而疆骨豈色厲而腹羨年
翩其輪翮治都士而貞儀披瑞錦以懷香擢水鏡于

洛漪既瑤璋之文府亦苑李之芳躋非金甄之闕紀泣
玉塔以申規苟澤利與近名何荃宰之莫比雖在官其

日短寔大雅之在茲臨龍阪之峻邈載仙舸之渺激嗟

余躬之落拓被夫子之澄私晨奉履而絕倒夕前席而

吹章世寶之高價昭有道之絕期嘆常見之作遇痛因

士之數奇

先生與余書足下素乘蔚藻望之知為世寶與家世文書談文說理磊磊明若布素儉

質居然有道也與家尊書兄有佳兒雅文力孝固其雖餘事惟是識趨卓立服食清素願勿以常見日之

牙生之非耦頌鍾子其曷差指絳幃而有請懸空隴

何為

余嘗欲北面敘弟子而先生卒捐館舍因從門人後治喪

况青簡之尚映悲宿

故草之沒夷羊叩扉於西路既慟輒于窮歧殆白日而欲

寢將沒世不可期彼大造之不馮故人事之多詔嗟松

摧而鶴捐慙蘭湮而芝萎鮮百年之遐齡靡一旦其乃

遺乎樂安之壁立惜南陽之幕垂夫誰人而不死先生

死乎誰歸靈輜婉其臨路靈禍襲而空遲反而真乎潛

律畢天命乎盈斯閟寒泉兮不曉黯燄燎兮何時風颯

颯而低掃猿噉上而傍洒埋弥天以朽壤奠綿神於天

遠固濛已而祭天亦式奔而楚思信國家之可惜轉風

流之相悲寡苑花于水上聊執蘭以招之苟盛靈之孔

降我稅駕而同歸

哀乞者文 戴洵

嘉靖丁巳年四月作時家新被燬破屋一間風雨
不庇衣食蕩然得麥飯甚喜乃聞乞聲感而哀之云耳
伊大鈞之播氣維象靈之流形均父母乎乾坤胡滌辱
之殊名建形勢之反疾奮智力以相併故有貴而且富
兮又或賤而且貧彼安居而美食此行乞而零丁于是
色如稿灰形若枯槁瓠鉢懸腰鷄結蔽膝或子當
其目或杖代其足無地不列何門不入依酣歌而流涎闐犴

號而屏息其求之也悽悲其得之也矜忽蓋盈餘之
無望而聊廣緣以度日嗚呼何為其然哉若乃祖宗積累
燕翼貽謀自少及長有喜無憂覩陳紅而燕溺朋曳白
以致尤口不離盞身不離歌謳身不離樓館足不及
田疇一朝罄盡四顧悠悠任妻孥之離散背鄉井而歲羞
帳舊歆之已逸托生計于哀求及夫偷兒博徒官隸私
商玩法恣已習以為常陽施陰取自誇強梁智勇數盡
置身園墻資儲籍沒配斥遠方縱心計其安施徒望屋
而傍徨至若遼右開邊閭左興役掩淚辭家誓心報國

奮一矢以加遺衣三屬而纏束方主客之紛拏警塵沙
之蔽目力創痛以潛逃脫鋒刃于交觸始畏死而求生
終功虧而名辱念故里之尚遙顧行囊之無粟苟道路
之得前何嗟來之弗足復有歌臺妙響舞榭纖腰流蘇
夜煖香霧晨嬌手不知織身不習勞忽顏色之消歌嗟
淪落其無聊緣庭除而顧盼維仰首而長跼是知事出
萬端理惟一緒雖命運之不常總驕荒之所致口盈寸
而驅六尺兮何凍餒之莫措儻慎持乎初心兮豈顛
迷于末路豫子漆身于趙市兮至今有耿光非自罹之

兮雖辱已其何傷何羞惡之盡喪兮其甘嘔就于膏梁君
子寧守正以俟死兮豈偷活於草間嗚呼爾則不淑兮
尤不溺尤笑奴顏婢膝者之相悅兮反自以為良謀曾
富貴之幾何兮乃逐亡而不休寧取譬於墻間之齋人
又奚獨于尔而為羞我聞古稷契伊周一夫不獲兮以
為已憂四海同春兮民咸嬉以遊安得斯人布列于朝
廷兮庶無負吾之同胞

祭萬古齋文 唐順之

庚寅之歲余客陽里次公來顧予寔始識面識面之初遂

明文海
卷四十五
以知心朱絃白雪相與賞音惟公老成行方志古余也
何人自知疎函豈足禪公辱公節取過則相規善則相
許一日過余奉幣以告余有二子煩君教詔佛廬仙洞
水曲山窈携壺擔盒與余相邀花木玲瓏禽鳥啾啾流
目傾耳永日遊遨或時閉門對坐一室竒文共賞疑義
與晰清言不足或繼以奕晨食相逢忽為日昃余有所
往不告于僮心來相尋知必在公亡命家人為具客食
家人不問知余為客綢繆往復踰四五年曾無一日曠
不周旋公訓相廬余赴宮寮心豈不迓其地則遙逮

解官余亦屏居握手一笑歡言如初通家之誼婚媾自
此公有女孫以字吾子朋友或言師生之拘公曰何妨
古有蔡朱尚期白首賴公廟礪公不我留忽為厭世屬
續以前神氣清晶顧謂二子事豈有了荆溪山水昔陪
公游余今復來愴公其休死生常理抑又何怪不敢負
公情此心在與公二子敢忘切磋尊聞行知矢言勿磨
窳窳在茲舉我觴奠叙往悵命公其我鑒

祭項甌東文 羅洪先

嗚呼亡尚忍言哉往憶同第君為壯夫十年以長此

屋而居余喜談學辨析陸朱君默熟視弗厭弗俞負疴
而南君司水符蚤江之上下榻維艙時疫甚熾僮仆
苦痛豈無媿友過門而趨君為心惻時來隸胥薪水是
給分廩與蔬或朝就問或午或脯款_七耳語撫床及膚眾
畏其染功勿過迂君拂曰嗟胡是之拘人且效尤孰持
孰扶孰汲孰爨病孰與蘓豪猶王紀干法以逋逮及弟
績既伏其辜彼矚_矚在阨奔喪虛數萬來賄介以名姝
日夕屏伺問露柳榆枕席微覺奮起索軀託屠閉衛防
人芑直縱忍負死不為利汚君向鶴翁駭而長吁允今

談學睚_七盱_七考其曲衷有氓弗如孰如羅君至今不
踰浮沉澆泥豈斯人徒從茲莫逆意氣益孚幸其獲
瘳酌酒欢娛十有五旬乃判征裾不賴仁者必委溝渠
厚德未報空此頭顱亦再離合情親跡踈遙聞官輟南
北載徂已酉之歲停橈見詠劇談晝夜_七譚為枯絲經
錯史鈎_七考圖守嘿為調_謂期必著書辛亥過嶺枉道山
廬信宿不舍更出緒餘尺書徃來時舉一隅毫髮未
契輒見責誅力辨性骸知止之殊余亦不諱囊傾錙銖於
違越期之桑榆炎風播虐傳聞不虞詎以福善天道豈

誣言者三至失聲驚呼身如可贖寧惜微軀孰為周疾
如君幼勞方俟槐返長歸路衢事在不偶莫致來芻君
之大節更僕難數父子接受兄弟友于視欲醜毒味道
醍醐古昔是鏡檢点為奴室無姬媵門絕祝巫知希者
貴戰勝勿癩載論出處偃蹇崎嶇寧淹郎署不媚鈞
樞翔鶴嚇鼠老馬隨駒人皆化茅已獨守株麾移三
局剡騰兩都庭榭刀筆野頌均翰昔病毒徭有梁可喻昔
困委積有懸使車迨登藩省益峻而孤貪夫在位封豕
孽狐亦有疆宗如虎如驅斷搏猙獰如揮湛盧氛消海市

靜如墟楚歌來暮怆舞于塗粵人飲食祝而後哺凡茲
巨細咸足甄模使據要津定亂訐謨兼收象美自可枝
梧豈無才智轉圜應杞豈無文采章鍊句鏤背善逐俗
曾是弗愚必如君者始可謂儒奈何弗慙毀璧墮珠古
云難謀殆其信諸悠々後死何益有無念出再造日斷
心瞿因悲弱質曷異柳蒲九京聞寂百年須臾尺寸不
立興速朽俱感此盟心君聞否歎嗚呼

瘞溺文

舟發采石阻石尤泊和尚港從而泊者以百數既三日

有五人駕艦揚帆行顧泊者若嗷其不過意揚也甚得
也是時江水怒號白浪屋起雨霰交下晦冥慘烈逾港
口檣傾舟覆五人皆溺余乘高望之或援舟也冰滑復
墜浮沉浪中有頃抵岬其三人少而強奔入野舍弱者
僵于步而老者仆于涯三人莫顧也余與劉良溪王有
訓及第遠夫各分薪米遣人掉艇往救之奔者得食僵
者甦而仆者則已死矣問其鄉為江州姓與余同而年
且六十其身則四人者傭也悲夫悲夫人之為傭利求
直耳當其揚帆而行也豈亦快其得直之速而不虞其

禍及乎抑身有所質分卑力微即有言莫之或聞矣乎
其既溺而奮起也亦思有以自脫乎抑尚急人之難而不
顧其身乎矣其倦憊而就仆也齊力哀乎抑飢餓摧苦
過勞積損而不暇其困矣乎其傭也傭使令乎抑以善
游自名輕險阻効操作於權工篙師之間矣乎然吾見
傭者矣生也用其力死也棄其骨其賤薄等馬牛然律
不食肉寢皮耳其何利之有今四人者雖以身免欲不為
傭不可得也其能為傭身計乎乃捐金市櫂令四人瘞
之江澍復為之文曰物險者水矧江流兮浩也澆也天曰

浮兮風伯不仁痛虐尤兮佐以豐隆用師仇兮蛇虺
龜龜結蜘蛛兮天吳吐舌齒銳牙兮扶威玄冥腥血求
汝安休兮起怨溟渤若駕蚌兮岸移地縮快遠遊兮索
朽木蠹孰知由兮墮槩偃颯喪計籌兮奮臂出淵足踏涸
兮題童髮種紛颺颺兮倒籍項踵從沫漚兮上舞蛟涎
下龍湫兮幸而毒吻不見双兮離淵就址凝望眸兮志竭氣
哀筋力柔兮懷沙枕流非意酬兮骨寒酥僵魂悠兮
逝矣何知為余心憂兮聞汝有家宅江州兮維南匡廬萬

峯崗兮樵人朝暮多薪樵兮北連蘄黃莽汀洲兮桑
田間兮有鳴牛兮耒耜勤止足膳羞兮出入閭里呼匹
儔兮博陸象奕樗蒲散兮歲時壽筭吳歛歌兮胡不是
樂為人謀兮將暮任俠誓在滄兮亦負所驅怨漁田
兮問而莫對安容諷兮擇術不慎孰相猶兮乾坤逆旅
彭殤倖兮速朽乘化鈞螭螭兮豈必易箒正首丘兮衣
薪為禮安一坏兮煦以春陽芳草幽兮淫風怪雨無啾
兮優兮游兮惠汝千秋兮

祭張子蓋文 鄧以讚

嗚呼痛哉予子蓋遽捨我即予病居山中嘗兩月不通問子蓋輒督過之曰子能忘物寧忘我然予寔不忘兄也今乃能真捨我即予初與子蓋遇也蓋傳臚之日關門之東時在象中兩相許矣嘗從兄出東門偶論管鮑予曰此其難不在鮑而在管彼不逸飾其情而甘以其身受人之知此為難也兄曰予有意焉予未答遂各上馬去自是十有八年或合或離予不能為夷吾兄必曲為鮑叔知我病則供奉之役常代其勞知我貧則節春秋供其饋之又以壽冊為號使不得辭知我憂生不在形骸也

數以好言相慰不以我為不達已卯之會驟謂予曰予近見一先生像其貌酷似子其年望八十無慮也知我不苟為此則是非可否不求必同不以我為執知我意有擇雖雜陳別家書細而讀之不以我為支知我有老母即依子舍至虛因思不以我為固蓋骨肉之恩而道義之好悠而百歲永矢弗諼奈何遽舍我即嗚呼兄雅意當時洞知大計常受事靜悉辦斯亦足明其能矣然人有片長其心好之又樂稱之常曰使固有入焉何必我則所謂其為人也好善不切于此矣本其意直欲平

康斯世而弗究其施能無介然耳嗚呼痛哉兄學先行
誼以戒慎恐懼為門以出處辭受為則即深談妙至而
行不掩言無取焉且曰學之不誨是吾憂也群而聚之
用相警戒故其要言曰斯言既出一念萬年所謂以
友輔仁莫專于此矣本其意直欲主張斯文而未見其
止又能無介然乎嗚呼痛哉兄使楚還常迂而過予里
徘徊三日忽動倚閭之思予邂逅從之有懷如焚則又
自解以為予與子蓋皆未及艾後會且多何必爾蓋
癸未之春烏益之游也孰知此別竟成永訣嗚呼痛哉丙

化之成之秋書來我曰古人有云死歸生寄予藉天之
靈而賜之士矣自今日以往無夕不可予之適也抑又何求
予讀之舌橋而不能下蓋喜兄之達而過其早計也由
今觀之机固有先動者即予求靜久矣四月維夏意忽
忽不樂則深自責志以為山中虛度如是細而求之又
無所倚蓋紛者未解而訃者忽聞由今觀之蓋先示
之即嗚呼痛哉兄歿之後兩有報音不逮記室予請讀
之其一為荅重施其書曰兄不忘老親之老而重之以
大觀如天之福為榮多矣又孱弱之軀以為兄憂而貽之

參杞之真其何誼高為山中無能謝無亦斯征斯邁庶
幾無有怡心逸志以本所生所以報也是二月之某日也
其一為兄疑予之以論學為諱也故詳道其所以其書
曰聞兄以友輔仁千載之大業也微兄之力不及此前
予所謂慎重者抑謂今之學士多浮慕耳人心之不同
有如其面聚而相蒙為損益多予故願兄之朝于直諒
而夕于多聞也不然聖遠言湮庸諱諱乎是三月之某
日也當予作書時攷々切々如對兄語豈謂弗達嗚呼
痛哉嗚呼已矣予嘗聞之古之至人死生一條兄之

茂辭而不亂亦既超斯續矣幽冥之中其亦無忘前念
而益圖圓神乎人之大患為有吾身外身而為之其何
敵也所遇者化所存者神此予所為効其區々也嗚呼
痛哉予自兄沒竟承內召傳除書而讀之又承兄訣謂
余能無痛乎不遂乞骸今復陳情況昔在直幸佈腹心
兄今已矣無可為屬謂予能無念嗚呼嘻吁子蓋子
蓋十有八年子蓋在口今輒向人昔者吾友夢寐之
間再三握手談笑如生兄真來否五十非歿百歲非久
得正而斃是謂不朽我來渡江白馬素車百年肝膽一束

生芻我塲歆斷我淚欲枯喋喋千言兄知不知狀者牒
友銘者曹息師傳以傳之予亦何辭嗚呼痛哉

祭李復齋文 盧柟

維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十二月癸酉朔越二十日
同邑布盧柟謹以少宰庶品之儀敬奠于故河東督轉
運益使司副使前工部營繕司郎中李公之墓再拜哭
且告之曰嗚呼士有慷慨悲歌杯酒彈劍意氣相傾者
少罹禍患即為之決胸臆刻心齋痛哭流涕無已者
則其心為何如邪若乃培鎖裂垣澤及枯甌權奪造

私惠洽茂育之德公其視慷慨悲酒彈劍意氣相傾者
有間矣一旦天墮玉棺世喪游龍逝川莫返大夜長高
琴軫永門之調歌傷蒿里之音其罹禍患願謂之少卿
即令僕不為之決胸臆刻心齋痛哭流涕無已者是不
可得也已昔公首宰咸陽繼佐大郡導河治民何若風采
官曹擅兩部之英王命獲三錫之顯古稱良吏若趙中
大夫白魏公西門豹公豈遽出其下哉既而權奸扇作
詔獄逮加公獨處之宴如謫判寧同人固以此高公矣豈
者卿公証以祀事去公官公之來歸一無愠色教子課

農畧心澹漠此豈愁懣嬰心汲于功利要勢所易及
和始僕被囹在獄公于當路曲為解當是僕貫三木負
明刑蓋不知公果能出僕公亦不知僕之有今日也今
僕既出乃公之墓木已拱把思為公陳視形魄伸展曲
衷極平生冤頽頽踣之苦者而今不可得矣且公之蓋棺幾
時也長掩泉壤幾日也未亡者尚不知公之亡矧公之
既亡又安知己亡者今復不亡邪公邪我邪乃大變即
抑亦恍惚不可為辯邪或謂禮喪之墓有宿草則不哭
公之葬已久而子哭之或失之緩審如是僕所云亡又

又何為邪夫哭之及時者物理之情不可哭而哭之者
吾道之窮公之靈馮日月騎星辰御六氣之辯以浮游
於兩月間者其必有鑒于斯他復何論哉

祭李司徒文

丁元薦

維天啟三年癸亥冬十月舊淮撫李公以南司徒將正
冢宰之席奪于中旨當軸以故事爭之亡何司徒不起
矣舊客曾故鄣丁荐元聞訃為位而哭如祀明年為甲
子春二月朔越某日乃以辦香束帛遙寄通州將之以文曰
嗚呼小子竊嘗俯仰古今反喪于邪正消長之機而知

大功之難居也或名之難竟也蓋不可測者物情不終
蝕者人心猗與先生生命世雄才震古奇氣當江陵之驚
悍先生怒目瞋視幾將虎鬚蒲州抹時辣手賢者盡入
羅網先生獨發其欲逞之奸萌以致外謫而不顧世以
氣節皮相先生不足盡先生也迨礦稅逞起虎而冠者
橫行中原而先生隻手擎天神謀蓋世談笑而誅陳增
縛程守訓一時羣小縱橫埋輪請劍之士幾以九死殉
而先生仰射天狼立掃雲翳剛柔並用身名俱泰江淮
數千里間得以安枕無虞者誰之造也真千古豪傑哉

至若馮太常綬騎之難郭宗伯妖書之禍白日震霆責
育奪氣先生九死不避千金一擲且駟馬不絕于故人
餽問時勤于落魄節狹之氣庶幾古人而世乃畧其肝
膽而訝其揮霍不亦鄙乎既而討四明發婁江陰謫而
聲其醜聯絡山林朝宁之賢盡歸橐籥先生明目張
胆中外快心得意之日正禍机所伏也名重太山身危累
卵假令列先生于王恭宸喬莊簡之列其險夷醇駁淺
深大小吾不知所甲乙二十年来合天下小人猛力攻
先生不遺餘力然而白先生心跡者即在諛回何以明

其然也首坐先生者賍私鉅萬然所勘不過借皇廠皇
木二事即刘太僕亦以為不足贖先生他可知也坐先
生以黨者東林已尔東林之寬白賜卹賜環者彪炳宇
宙矣公論所最不齒者莫奸于四明莫險于罷戚莫
潦倒于德清莫橫于中貴此四者之黨悉與先生為難
明為先生白心跡者也近年來所合謀欲殺先生者莫
鷲于熊經畧莫毒于刘太僕七七以通賊敗矣經畧以
逃重辟矣凡為姜江四明崑宣楚浙諸小人一一蒙不韙
之名則先生自處不言而定矣雖然向之忌先生百計

謗毀皆小人也不足辨也天啟數年微不與先生者其
人君子也同一君子而作用各有不同一片深心反中
小人之計不可得而解也辛亥以後阻先生之出令不得
終其令名先生之名故在地遼事償于債帥喪地數
千里駢戮數百萬騷動海內如黔如蜀如滇皆因三方
布置之說釀禍無窮竊謂此際非先生霹靂手不足以
坐制三韓彈壓奸宄九廟亦式靈焉即先生時攘臂發
憤願捐七尺以待終不得出而一展其奇假令群小以傾
陷先生之精神制首何不可滅天子寬宥可為痛哭流

明文海
卷四十五
二五
涕者也先生嘗寄近作數首念亡時事一念忠魂死而猶未泯也昔武穆抱北伐之志死乎檜賊忠肅成迎復之功死于武功先生猶得完名餘年白首牖下幸矣幸矣嗟乎亡先生垂沒而得苗司農之旨則朝廷之于先生終始無負也天亦不負先生也小子狂慙平生止一面先生亡所以力為洗滌授手于衆人欲殺時耿耿一念總為梁谿梁谿先生一生精神強半瘁于先生小子不敢以象口論訛殺机橫熾諱避縮舌不忍負梁谿先生也先生會梁谿于九原執手道從前世氛及平

心事可以瞑矣可以瞑矣

古陵坡吊古文

黃鳳翔

正統間江西劇寇由永春向吾郡勢輒張甚太守熊公尚初率民兵禦寇卒遇戰于古陵坡時衛將現望不至我兵敗績熊公被執不屈死之晉江主簿史孟常掌陰陽訓術楊士洪亦以身殉焉余避安平經茲地遙感往事愴然興懷爰為文吊之

嗚呼噫嘻茲地曰古陵茲層岡地所宿莽荒祠棲鳥舍烟潛穴吞聲濃烟盡晦燐火暮騰行旅躊躇而縮步征

馬躑躅以悲鳴與僕相與指頤偶語曰異哉乎曳霧朱
幡浮空熊軾旖旎搖颺交馳四陌是何祥也乃令人駒
目怵心遭迴棹栗頤望怛營旆墜愴惻即繫昔黑山聚
蟻綠林揭竿狼奔豨突蹂躪閭閻嬰孩懸梨村堡摧殘
矐我孤城黔蒸膽寒尔其虞四郊之多壘坐黃堂而蒿
目陳師鞠旅建牙豎纛組練揮虹勁弩貫鷲躬介馬以
前茅約屯帥為犄角已乃梟鳴營榭星落郊陲右軍
迷道樓舩失期狡兔潛伏駭虎猖披旗靡輟亂矢竭鼓哀
羞投斲而拔旆猛裂衣瘡而含吮遭還薄之見獲恥改館

以賂免踞坐罵賊旁觀泣泣吏士感情怒目攀幘九原
同歸白刃可踐委忠肝于藤蔓蒙貞魄以塵沙天淒涼
兮閻閻人慘瘁兮痛嗟紛迸淚兮零雨招遊魂兮悲笳鳴
呼自古皆有死所欲甚于生死有重埒泰山生乃輕等
漂萍先軫免胄季路結纓節槩義烈雷掣雷轟疾風
勁草繁霜杜蘅復有廣陵功曹漁陽椽簿慕義慷慨捐
軀殉主如模在型如方在矩民到於今稱之詎不聲施
千古哉江山猶故青史具存流馨垂耀標素睹聞豈
曰火炎蘭艾俱焚英靈岳峙殺氣雲屯伊余散人登山臨

水曠風景于新亭續歌謠于下里隨老馬而識途詢
居民以故址步斜陽之倒影嘆風埃之滿前對觴咏兮失
懽懷忠貞兮涕漣望城東之遺廟惟荒墟之數椽荐蘋
藻兮靡及馮余哀兮短箋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六

哀文四

餘姚 黃宗義 編輯

雜類

祭王文恪公文 陸燦

嗚呼燦生垂髫始誦公文越十五年乃登公門公本天
人游戲域中諸所紛麗莫櫻其衷而獨愛才饑渴飲食
聞人有能若自己出顧我謫劣辱公之知待以國士千
載是期公于斯道篤學躬行不立門戶渾然天成發為

文章金聲玉色晚益臻妙居然古則刊落華繁獨造本
原取材左漢規摹王韓豈無名家歟社退懾愚不自量
跪獻所業誦而首肯俛為指評曰此不急莫之與京文
貴意勝辭乃其枝苟辭而已夫人能為再拜斯言廓若
發矇佩服終身用之無窮六籍之餘九流百氏浩如煙
溟不見津溪公鈎其玄發矢破的考古辨疑忘食與息
我效其愚公曰起予不蹈故常爾見卓殊故事舊章朝
野罕習傳聞異辭譎舛踵襲公核其寔引繩貫珠纂勒
成編淡墨細書我獻所聞公曰有徵士貴識務不惟專

經退則語人此我輩徒加以數年吾且避諸士壬午之
冬乞銘先君哀經拜稽太湖之濱公聞其來喜動眉宇
山亭篝燈從容款語吾得子晚實獲我心斯文之傳非
子誰任在昔昌黎殷勤籍湜我非其人敢忘公德公曰
子來無渝斯誼申之婚姻用篤世契爰以弱息字公元
孫我辭非耦公命寔敦聞公屬疾往候榻前猶為申眉
諄諄誨言日後康寧杖屨隨逐木壞山頽百身何贖見
諸夢寐音容宛然覺而失之中夜涕連巍巍我公豈其
云忘得乘風雲陟降此堂公來此堂若聞我辭我辭有

窮而痛無涯嗚呼哀哉

祭李立卿吳時來

維嘉靖某年月日寄人僊居吳時來聞雲間立卿李子卒于南寧之旅舍心怖神駭為西向而哭之將跋履脩弔一日歸櫬過橫州乃備牲醴拜立卿之靈而寫以茲詞曰嗚呼立卿遽卒于茲地也耶東吳西粵雲隔萬里誰為至此而卒此遊魂耶余何忍而視立卿之歸耶初余與原漢赴謫鄉也立卿以姻連原漢接見於濟上聯舟至吳門謂當與立卿別乃立卿不忍別從而經錢塘

踰姑蔑歷豫章入螺江度茶陵窺衡湘遵零陵陟桂林吾與原漢有山水之僻所至無一巖穴不沉吟其上立卿亦無一巖穴不挈策以從立卿在南寧凡三載雖原漢知命善處窮然使內無嗟吹之音外無離索之迹者立卿不為無助余每及秋訪南寧見立卿必勸立卿學立卿正向學稍稍遠大之期而今已矣嗚呼升之太發轉咸為讐白首按劍自古已然若立卿豈易道耶余三人獲罪於天已則執之乃累其親朋至是極也子儀殞乃甥於茶陵余哭外舅尹翁於潯州而原漢又立卿之

變也豈其親故所遭亦同耶嗚呼天何意哉將後之卹
患敦義者懼哉我告立卿母以他鄉為悲今原漢與汝
兄仲殮爾形歸汝喪將返葬汝不在九峯之山則在三
泖之濱固汝昔日所遨遊躑躅於其間者雖不得終於
故土猶得葬故土也庶收爾魂遵舊路以回旋毋復放
浪於林菁荒僻之墟為山蟪所窺昔盧遵從柳子厚之
柳州逮死不悔蔡元定竄死道州而已無愠丈夫志業
豈必身為之其所必致則一而已嗚呼立卿更奚恨尚
享

祭吳子道文 沈思孝

維歲甲午季秋三日從燕中聞吳子道先生之訃友人
沈思孝素服哭於寢門之外用遣一介以絮酒辨香祭
我子道之靈於昆陵里第曰天乎天乎子道死乎胡迅
霆訇磕而不蘇蘇虎豹擇人射影短狐於焉無死死幽
憤乎憂邪非邪道路言邪如何急足在吾門邪發書伸
紙不勝手矣天乎子道幽憤死矣嗚呼哀哉往當權獍
倍本沈厥彛常盈庭巾幗同聲而倡惟余五人子道昔
盟爰批逆鱗料虎口傍既承天梧篔輿來回被髮覆面

包如死色灰噴血流沫濺茲六街爭觀填道莫不興哀幸
無過死還寔編伍長為農夫樊棘雜處與人無爭孰是
怨府胡鄉里之小兒潛構陷而賈禍知中要之其心遂
居之為奇貨非天好生幾成摧墮嗚呼哀哉孰知夫河
清可俟冰山終壞小往大來于是乎在天明回瞞援沉
騰滯子道業既興廟余復歸魂嶺外執手相勞猶疑夢
寐於是聖皇圖治晏食宵衣約約講惟扶陽而飛以為
流唐漂虞回掌見之豈諛風之復振更抗疏而是非勢
臣齟齬衆簧萋菲投箚神武謝病言歸若其休神家術

不懼不憂閉門靜居交謝凡流固齟齬之所怒乃歸非
而日稠衆斃毀玉積羽沉舟中抑鬱其誰語竟溘死而
不少留嗚呼哀哉翡翠于飛罹其翼貂狐之毛躬之賊
美好福所棲名譽怨所集始于道為忠義所激固不與
衆爭死而馮生者忌其死及為名教所與固不與衆爭
名而逐臭者忌其名假令子道旅進旅退默處朝廷知
白守黑謂名實賓自應驟登阿保橫被寵榮備生人之
至樂享喬松之茂齡今則官不過五品年不及下壽瘞
貞榦于朽壤摧遠圖於促漏嗚呼哀哉雖然不至者位

名豐其爵不滿者年氣存丘嶽無云不遂含恨入地其
 子七兮鵬騫鳳翥堂構克舉善繼而志人誰無死自今
 田昔脫中死于權奸庸詎知乎今日生存多所慮長寢
 萬事畢余獨悲夫同氣相求五人而已汝師塞門仁卿
 病瘵爾瞻擯落余懷進退而子道公論始明且進大位
 豈期缺隙曹曾不以待何天之無厚於吾人而與善之徒
 謂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趙汝師文 沈思孝

嗚呼哀哉汝師夫心不易信之人主而信之乃不能信

之友也身不易托之名教而托之乃不能托之天也其
 命耶當勢臣挾主尊邦之枋遂欲倚廬闕下謀不利于
 朝家幾于三綱淪矣汝師為社稷計幾先謀將然不惜
 出死斷亡偕余四人者言焉即掠辱之屏廢之不啻其
 苦如齊亦信夫臣義當爾矣比炎炎者滅上卒以汝師
 先入之可信而刳其類于地上戮其骨於地下為人臣
 將而必誅者戒於是反袂以環登之清塗而成均典禮
 題才秉鑑者先後數年不惟一啓其心納牖明主至二
 三知交莫不切切然相摩以信忠之以言滯則援之後

則讓之若慮其事君不已若名位不已先也如此亦可
語德友矣顧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不知正言情忠適足
為來害相報而已及一旦得志則凡求盈願於汝師者
惟寐忘之由是小夫趣指以為健士居不便於相國乃
生之言而有集非之勝是矣然上豈信於前而疑於後
歟亦無奈股肱意何耳而海內視之則以名相猜以位
相軋陰中于忠之讓之之人若觀火也以故毀愈至而
名愈高身愈窮而志愈達雖有勢辱已多義榮衆煦或
可漂山而於汝師曾不足損其魁父之丘胡天不憖遺

一老而遽云泰山其頽也豈造物者固將息之以死乎
抑適去者命乎不然則忠之於君臣交之於朋友均之
乎自天出也而汝師以一身縮焉以防其墜所謂與天
為徒者而獨靳之年耶大抵汝師心非不能信之友異
類者難以氣求身非不能托之天冥漠者難以理測耳
若世論謂汝師之忠且才竟不能援立以究其用為恨
是又指腐之鼠為鳳凰食未嘗者也且一時相者多矣
或貽憂于國家或開罪于名教雖幸登年以載其毒將
不壽於朝生寧若汝師以一朝之日一日之人秉千歲

之心須千歲之士生荷大節死垂大年其所謂信之友而托之天者又在此而不在彼矣庸可以不死之死與忝生之生者較相與不相哉嗟嗟人而其死請死以此汝師亦復何恨而余猶嗷嗷然若不知命者誠謂人之云亡不免為名教泣數行下耳靈如有知庶幾乎其或饗之也

祭劉三五先生文 鄧元錫

稽山真承即知即行即博即約為不二門近哲立超務新視聽俯視修學士茂誠正曰悟真體何修何為曰造

古初何考何稽弘濶勝大淫為異學狂蹶疾顛如瀾赴壑猗歟我公獨得其正蚤及師門密勿印証炯然者天湛其内存純粹以精何欲得淪瞬養息存知乃不昧庶幾夙夜以無祇悔度臺夜雪稽山晨鐘迄于白首高朗令終亦紹銀章芒碭作牧慘怛忠利海涵養春精神折衝黃河遠徒膏澤淪沃瘡痍咸起乍登蘭臺虎豹當關引疾叩疏貞孤不刊引兌如飴肥遯接漸嶠其不污龍蟠鴻翼既懸我車亦來我徒絃歌紉繹樂亦在而稽山之學徧于海宇亶惟安成克光厥緒賢哲如林萃聚一

堂巽與咸受沉默以將二三同志清齋對榻惟扣斯鳴
春容鏗豁隆慶初元屢詔賜環引年自委丘壑盤桓時
語時默時行時止展其不愆聖門之軌暨于晚歲道行
德刑羣望冥孚衆允質成貴賤小大童耆愚智奔走及
門操几換屨山頽梁壞家弔巷哭公祠專祠俎豆尸祝
元錫末學年德曼遼徹原清晝雲霞連霄翁膏降悒剖
心相信接遇綦隆恩禮莫並平生論撰咸委核讐汰擇
環壁磨營琳瑯片言咨疑應手輒改我投涓滴公奉滄
海雲霞有約十年再酬骨肉孚契心髓綢繆自惟終生

見知見許豈無他人莫與公伍聞公云亡流涕屢日為
位慟哭廢寢廢食方在草土有羈撫棺宿草幾清寄此
汎瀾

祭師泉劉先生文 鄧元錫

悲大道之洵夷兮鑿牖戶以專門主一說以自覆兮莽
求尚乎前薪惟稽山之良知兮秉晶日以耀明何萬象
之弗察兮云一丸之混成傷近學之猖披兮羗憑心以
自聖情萬變何可蓋兮從滯淫而離正曰天機終蔑修
學兮將嗜慾之放競走狂途以疾顛兮猶藉口於頓逕

翁始悟詎不焯爍兮曰滿地其南金哀衆情而作缺使
 兮孰聆乎無為之妙音衆属目而蚩貽兮忽稱心而自
 悼紛玄覽以失度兮孰迷行而蚤造正明目以內觀兮
 何緘翳之得留既精精而粗粗兮并源源而流流性太
 虛而惟一分命有贖其吹萬不研精以修命兮何性之
 得盼匪全力以遠詣兮孰親乎知之為良譬晋明之出
 地兮乃焜耀其耿光衆羣訾以失宗兮翁自知其不迂
 考作室而我堂構兮固師明之所許譽識力之不憊兮
 老屹屹其猶壯攄易緼以鑿混沌兮起羣罔其獨上斂

三才於一掬兮析千古於毫芒畜衢天以既亨兮浴咸
 池之耿光登天壽以平格兮卓師門之焜耀信自道而
 自成兮任羣衆之誹誚今秉箕而長往兮邈鯤化而莫
 攀哀我人之失資兮孰啓鑰而抽關慨百年三繼見兮
 感敦琢其獨契比復真之再造兮荷獎掖之彌至悼千
 里之為遐兮奠椒醑以何從緘斯文以寫哀兮靈沉洋
 其來降尚饗

祭羅近溪先生文 鄧元錫

自東越之學興指獨知為良即良知為聖使人一洗其

支離眩驚之習內求諸心可謂尤切固者為之惑心在
內以人見之知為知以耿耿之小明為明而不通於本
蓋二三傳而失者益遠至先生實始悟人為仁悟同人
為為仁以良知為覺以三界一心為大覺指恕之端即
舒鴈舒鳧同羣樂生皆歸于仁體指人之天即旅行羣
宿訢訢依依並暢其本心論赤子之心則胎晚乍分初
與母離即哇哇一啼直明其不忍論未發之中則喜怒哀
哀樂未有交接即乎懷一種深信其泯然于是標孝弟
慈之真心貫通乎家國天下謂仁淵浩為在我和光於

日用人倫此先生之學所以為獨見其大不離于宗者
也彼及門之徒即心自信信心自足或乃流于猖狂自
恣甘於隨俗習汚者固為滯其言筌而離迷於本况世
之人即江海之混混而疑其深廣即形影之妍媸而訾
其鑒照者又豈足與於先生之真哉元錫未冠及先師
先友從先生游四十一年於茲矣自最初發心謂同向
方招徠引翼業蒞植之為町畦中之蓀荃迨大圓鏡智
現諸影像彼是歷然終并包之為藥籠中之薑桂蓋先
生所以造元錫者時其煦嫗時其押闔欲羅之於範圍

在元錫之所以事先生者時同所同時異所異以自輔
於助我迨于今夏過余衡門晏晏晤言曰惟心源君言
及此予心釋然指乾坤之二體為兩曜之高懸一飯三
遺起坐留連而何悟中霄綢繆之語即終生永訣之談
也耶霏雪冥却走哭一奠絮酒隻雞有淚如霰尚饗

哀畫眉辭 并序 王世懋

友人俞仲蔚有鳥曰畫眉畜之廿載竟以老死籠中亦
禽理之異致物情之永終已詳夫詞人之賦鸚鵡鷓鴣
舞鶴之倫皆托物以喻情非夫情生于物者也若茲禽

之依人以周旋而見憐方之人理同于久要蓋仲蔚悼
亡之作厥亦有鍾情之寔焉余乃哀而和之辭曰惟越
禽之翺利兮擇深林而知止懷好音以長鳴兮理修眉
而自喜始尋聲以蒙繫兮終緣巧而被齒匪林莽之無
思兮鬻主恩之足恃爾乃籠以朱檻被以翠幃峰竒石
而介嘴盍清泉而漱流苟飲啄之惟時雖摧翮其何尤
感鴻恩之優渥忘鷓鴣之微耿既騁辨以載睨亦安居而
思擾寄身樊籠之內抗聲雲霄之表竭音容以進御罹
寒暑而忘老嗟竒質之易彫獨何德而久處雖經玩於

耳目難終假其羽毛尾脩脩而就頽聲啾啾以含楚猶
翕翼以向人似懷德而辭主驚絕響兮雕籠覽遺桂兮
在壁初悵恍兮若聞既杳冥兮自失悵詩腸之獨在兮
甕鼓吹而誰即傷眉嫵之不作兮望遠山而無色嗟乎
夫臣委身而蒙遇鳥依人而被憐養無譏于在梁寵無
累于乘軒盡筋力於垂老委命運於終天吾將以方蟻
蠶而不足亦寧與螻蛄而並年

祭南京禮尚書孫季泉先生文 何良俊

古人有言曰士為知己死又曰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

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古人所以拳拳於
此者何哉蓋亦感知已之盈前痛知己之難遇也某爰
自束髮誦法孔孟然屢不售于有司遂歸卧海上閉門
却掃惟托交於古人不求知於當世如是者三十年癸
丑春始以滯調謁選于天官時先生為天官侍郎良俊
素無根柢之容於左右先生識其文於衆人之中以為
此子能為史漢文至口誦其句於公卿間及丁巳秋先
生擢大宗伯而南良俊時去官客南都以所業為贄先
生見其文以為絕類王槐野夫槐野先生嘗署留院良

俊經事之其人氣蓋一世心雄萬夫文章自康李以來罕見其匹實百代之選也然世猶言其持論太高若良俊僅守章句纖查委瑣其視槐野特么麼耳先生欲長其聲價乃過為此語雖浮于實然士大夫亦稍稍以良俊頗能為語言者又良俊自少好讀史傳欲效見古今成敗之故及魯仲連鄒食其輩倜儻之籌畫故先祿卿前大周趙先生今沃洲呂先生引與論事常至日晏頗采其言以為可試於用今頭顱種種皮骨僅存知無所施但自廢于聲樂杯酒之間非故欲爾正自不得不爾

先生不以為狂而棄之正以知其非本懷也先生卧病嘗經歲謝客獨良俊往輒呼至便坐與語良俊恐坐久勞神數起求退先生曰古人言病中與相知共語勝于服藥數日不見得一談殊快不若也故未革前數日猶在榻前商較文藝移晷始出然則世之知良俊孰有如先生者哉先生尊公忠義貫日月先生德業彌宇宙諸子聲望著朝野故先生之病人有為先生憂者以為家世太盛也良俊曰不然夫古之觀人稱器宇以其大而能受也今先生如萬斛之舟所載未及其半且人富貴

之後但加摧殘更無培養今先生日斂其華而壅其根庸何慮乎然竟以不起豈先生為天地元氣造化恐其太泄乃一翁而聚之耶及先生既沒人有惜先生不至上壽者良俊曰世之壽孰有如先生者人謂顏子夭不然夫當春秋時天王之宰與列國之卿相何限今史冊所載者幾人蓋今日死而明日聲光隨滅若顏子則至今在也今先生有高世之行可以垂世者數十先生感忠烈公之事每遇誕辰輒閉閣卧不舉子弟之觴太夫人年近百歲先生色養如嬰兒先生事其兄伯泉甚恭

官至卿貳猶侍坐若侍嚴父先生位登八座猶躬素士之節不畜姬侍不近聲樂不治垣屋計其產與忠烈公時不加尺寸先生處官勤慎雖毫髮不敢忽先生仁而愛人其接人無貴賤大小而必以禮先生文章高一世然人有一字之善必加獎勵常為推轂先生平居人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先生尤不喜聞人過客有道人短長者輒不應亂以他語夫人有一於此猶稱賢士况兼此數者即謂之高世之行非耶由是言之則先生文章在石室功業在太常惠澤在人心詩歌在里巷傳播雖至

百世猶不朽也今之仕宦沾沾自喜苟得轉一階即自矜眩者縱位至卿相算及百歲其壽孰與先生多獨沃洲先生曰季泉公仁人愛士但不曾在事一行其志為可惜耳是蓋深知先生者良俊感知已之遇况當永訣豈敢遇^過為飾言以取欺謾之罪故直披胸臆所謂亡者有知使言者不愧惟先生在天之靈其昭鑒之哉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七

哀文五

餘姚 黃宗義 編輯

雜類

祭于健文 瞿汝稷

歲在柔兆予遇吾子于青鴛之宮時予羈旅廓落世之目予無異卷蓬方與老衲宴坐論空而吾子適擁騶來從予盤旋欲避老衲謂予此今之少文遺民蓋深入吾宗爾聞其風當千里命駕尚何疑乎適逢及面則目接

心通矢口所談莫悟于中既而金沙于中甫亦一見深契三人者游于長安之市悅乎其無係警乎其不可制東燭相對恒盡漏忘寐鸚鵡林鷺池之苑猴江龍窟之地青目交眉之名宿滌腸易首之開士時與窮五行之源索十通之抵予之所詣子無不至子之所同予未始異而子尤最嚴于好惡介于義利服勤王事捐匕盡瘁廟壺旁之玉女繳宮鄰之金虎貼危亡而不惜指萇胥而拾武息陰避于曲木秣駒擇于蘄渚寧佩芳而頗頷恥歡醜以容與而又樂人之善惟懼弗副規人之過惟恐

弗晤古稱郭有道為善誘吾子當齊駕而並御也予嘗試語之曰子既棲志禪寂而猶蹙蹙儀刑將無未復是非之剽尚負仁義之黥耶子笑曰知形之未嘗形者斯生也而無生矣萬善詎云有作大定寧是沉冥哉苟離事而蘄寂是羊鹿之權乘自吾觀之禮于無異于忍鐘義櫓無異于戒瓶井幹麗譙吾之塚間林下九市五陵城吾之慧室覺城子與吾同逍遙於此城久矣胡此日而復吾徵耶于是相視而笑元規之塵為之一清乃衆枉矯直孤忠靡白子操愈峻群猜愈積豈昧諤匕來怨

之的豈昧多偶可以燕息志之所存九死弗易先君後身困而彌適庚寅之秋虜窺涼陞詔出雲中馳驅視師子憂軍興少府弗支覃精而籌牢織絡微白簡所刺塞之窮竒其人蓋狎列屨以為譎連諸渠而相維嘯呼夔魑竊化大儀彼叢蓋而滋固子殫忠而以危子之茲行我送于折子謂吾子疇識前期子之來歸子寧在茲子亦依匕不忍我違及子返旆舉酒相屬夷猶觴詠庶幾濠濮壬辰九月子徙南服瑤華之遺每勤雁足憂世遐思疊匕牋牘鑿朽日殊聲華日馥孰謂神羊肯替厥角

論列諤匕六符蜷蛄茲歲孟陬聞靈有隕珠之傷累章上陳乞歸柴桑未幾而得吾子矯首而北睇日奔靚夫耿光約既久而弗踐徒忡匕以迴腸仲秋之末中甫忽走札眡予稱見吾子于江都疾勢靡留和緩莫圖病中眷匕惟吾二人是需予聞悲愕不遑脂車匍匐見子則精華已竭魂氣欲徂予問子定力何以心亦何所懸乎曰吾反吾真奚懸吾神既而中甫泣問之垂絕嫂夫人號而問之卒無異陳資斧如洗蕭然甑塵治木營斂悉自中甫夫兄弟九列廿年垂組赤貧若此砥節良苦矣

懷忠不達蒸嘗莫主身沒羈旅所遺鉏鋤矣自世人言之蓋有不勝其悲而吾子泊然儵然一無所縻非向吾與子抵掌而談者寔有所窺孰能涉生死而無變閱萬有其若遺哉是知吾子雖棲遑百致而寔無為也雖奄然形謝而寔靡虧也凡五帝之所爭三王之所馳閔吾子之目直渤澥一漚之盛衰耳吾子置渤澥于斛之一毛又何于一漚而規七耶提挈幹維游于無涯彼滿志于一漚而恣睢豈與之相雄雌哉其相摩相及適足以瑩子之德輝亦何能措其及若靡耶乃今而後與子目

接心通于招提者其有稽矣彼糾纏于形骸之末又何以知之吾絮酒而告子亮欣也而格思

祭趙汝師宗伯文

瞿汝稷

繫殷高之神明兮卒放棄夫孝已賢不諒于所生兮矧悠也之足恃嗟夫子之憔悴兮碎薄雲以隆起行不周于今之人兮卒侘傺以沒世恫惜結以汎瀾兮吾何為而聞是方予履之多屯兮魁雀睨予而期括荃卷也以掩翼兮出百危而不死及余游于燕市兮悲夫子之道窮玷沒人之文身兮而盛繡其華蟲物我邈其殊尚兮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七
詎余美之云從豈不知易初之媿樂兮曰吾有畏于皇
穹也寧蹇也而菹醢兮耻弟靡以從容也涉九死吾其
無悔兮拾龍梅之餘蹤穆合堂而同席兮耿相劇以為
忠進鉏鋤以離尤兮洎就遷于南國折白榆于雲臯兮
拳平露于靈域紛相遺于離居兮願黽勉于令德及復
覲于國門兮愕精爽之非昔憂疑積而焚和兮曷比肩
于金石事緯繡而總也兮聚未浹而中析荃送予于郊
垌兮意繚悵而靡釋予謂夫子其少降兮請無適于機
辟別未遠而厲作兮終然鍛其鸞翼繫荃志之所存兮

遠猶卑于高稷何嶮巖之嫉妬兮伏短狐以潛射馳懸
圃云趨卑兮佩朝華云匪哲長儻佃以紆軫兮孤憤死
而靡白嗟乎方金虎之哮也兮搏一世于指掌當袒括
而笑歌兮驅中夏于夷壤彼宿儒若聞人兮競蹠燹以
相賞荃捐軀以止之兮還彛常于既喪豈啞伊與蠕吮
兮可聯軌而同量汲生立于漢廷兮淮南為之寢謀子
罕哭介夫而哀兮敵國竅其戈矛嗟夫子之不作兮豈
獨軫予之私憂揚哀吟之纏綿兮慟憑尸之靡由采正
則之畹蘭兮挹汨羅之清流于是薦之先生兮庸著余

不忘先生之嘉猷

祭傅長孺文 瞿汝稷

邈癸巳之仲春予遇吾子于留都時以無旨之旨詔入
首稱吾子與德夫維都中之英俊方鱗萃而星鋪或矚
白擅曾史之秀或文章吐左馬之腴或契三幡之秘或
握兩玄之符吾子與德夫率白眼而容與之曰未證吾
訐一毛之太初苟證此初則洙泗與濂洛不得專美于
儒而霄驂鸞鶴之侶掌移世界之徒皆順吾指顧隨吾
步趨不然雖各侘匕以終世而卒未入于一如時群英

咸陶鑄于吾子率望崖而趨起予一日笑樹指而語吾
子凡子之所稱不越吾此一指云目擊而心詣已隔濶
于萬里况蹙蹙以擬議雖華顛而愈否子瞋目而恫惻
云何子之誇謾責時在于未卯飫臬炙于擬彈予捧腹
而嗚噓語吾子其母誕吾子遂以定犁來之交是夕互
嘯歌以申旦時中州有張孺子者亦于瞬欠而游此變
幻孺子未幾歸于中州惟德夫與吾子旦暮數以予游
觴詠放言窮討遐搜食于苟簡之田翔于搖蕩之取權
紛膠之析楊出摑拏之拘囚棄罷牛之蹢躅乘騏驥之

劉七杳蹶有以入無競灼隱以暴幽既德夫以符卿此
涉吾子與予交益密予間謂吾子惟往哲之詣此率欽
欽而慎密發威儀之三千坦無作而燕逸彼嗣宗之滔
蕩寔既華而未既寔試以是而稽古孰云三軌之未一
吾子謂予勉之期皓首其彌飭涉乙未之孟秋而吾子
亦以司勳徵予謂吾子繼茲當相與以神無索于形子
登要樞國賴持衡予有牋素不入子庭煙霞日月孰非
我汝何必疏麻效情兒女吾子謂予吾行吾素子率子
桀孰有吾子可滓沮洳為別未久而子之遺書于予者

不可指數予不一報而子愈心許今開篋而諸書具在
予每見則淚汎瀾而若雨也嗟乎宣尼歎歎于銅鞮蒙
莊致慨于郢斤吾子既棄予而反真予藏狂言將曷陳
世之愍子者謂子事皆未竟是猶指溟渤于一漚窺蒼
蒼于尺鏡未望洋而向若昧登高而測影殊不知吾子
右社拂于不周左祛挂于搏桑挈陰陽而闔闢超天地
而馳驟于何未竟于何不先予所汎瀾于吾子直一時
之情傷豈真以子為不可作而予為尚未亡耶自靈輜
之南旋方羈守于江黃日雜選于簿書媿東芻之未將

明文海
穆東暎以陳辭聊薦忱于玄堂靈昭也今我臨美連蜷
兮樂康

瘞古誌石文 鄒觀光

去先塋數百武而近工人掘地得古甃焉縱橫尺有奇
余拭而讀之則唐人墓誌銘字尚未剝落可讀古色黯
然其墓以大中元年十月癸亥其先世皆貴盛三世父
子兄弟簪纓相望而獨瘞者誌者其姓名蝕不可辨其
地則安鳳鄉其人誌稱其聰明仁孝然文甚簡質不作近
代諛墓語嗟乎瘞者藏也骨肉歸于土無不壞也誌以

志之銘以名之庶幾陸谷變遷而名不朽而唐大中距
今千有六百年美門潛闢玉匣珠襦一切無有是誌落
他人手供累塊耳張籍詩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他人
柱下石今既不幸而見發又幸而遺余而又不幸終不
能舉其名垂之人役也百年之內復規也百年之外散
精竭神以斲不朽亦何益哉晏平仲所言焚之亦可沈
之亦可其衮衣綉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其衣薪而棄諸
溝壑亦可達哉其言之矣雖然余既已耳而目之矣安
知爾之神氣不傳抔土以存哉余命童子瘞之故處而

仍以觴酒豆肉為文以告之曰千百年之前貴邪賤邪
賢邪愚邪吾不爾知千百年之後存邪滅邪顯邪晦邪
爾不自知又更後此而千百年爾銘無恙邪吾言存邪
吾與爾皆不能知而向為爾也者惻怛悲哀而誌之今
為爾也者歔歎太息而瘞之是造化小兒之愚吾與爾
而吾與爾又不知也悲夫

天目徐公誅俞允文

公諱中行字子與姓徐氏湖州長興人也舉嘉靖庚戌
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出為汀洲太守外艱服闋補

汝寧被謗貶長蘆鹽使運判內艱家居遷瑞州府同知
服闋擢湖廣按察僉事雲南布政司叅議福建按察副
使轉按察使遷江西右布政尋轉左布政春秋六十有
二萬曆六年冬十月十三日得暴疾卒于位嗚呼哀哉
公自少知名結綬登朝所至遺愛刻石頌德其所友善
才彥則陝西按察使濟南李攀龍于鱗南大理卿吳郡
王世貞元美福建按察副使廣陵宗臣子相山人臨淄
謝榛茂秦與公為五人時謂之五子餘數年子相于鱗
茂秦皆先後淪謝而兵部左侍郎欽汪道昆伯玉河南

左叅政荆楚吳國倫及元美弟江西按察副使世懋敬
美最後入亦謂之五子初元美未嘗與余交顧每稱余
五子間以為不可使若人湮沒不起長譽于人間也由
是五子者各遺書致慇懃多驩而辱公愛厚尤至餘二
十年矣奄忽摧折傷其奈何公之歿也敬美方與公同
官遂得經紀其喪定其後嗣元美亦已周護其家為撰
神道碑文伯玉銘其墓石謂余宜作誄詞旌之余曰公
等皆通顯清譽滿天下其文必能侔子與之遺聲昭當
年而垂後代為不朽矣且子與誠知入而沒世率多賴

公等之力若允文衰廢末才又奚能廁大雅以訓其厚
德然述近情而極纏綿悽愴之詞非長戚幽居如允文
者不能為也輒為哭而誄之其詞曰穆矣徐公天挺哲
人純懿敦大慈惠恭溫研幾隱蹟博綜典墳發篇藻麗
蘭蕙芬聲寔之隆靡不彰聞爰惟厥初矯翼斯升乃
署爽鳩克允克明哀矜折獄衆彌歸誠平反寔多益大
厥聲作牧于汀廣寇憑陵日肆侵徧萬姓震驚公納流
竄城門寢局險備周悉梟風不行簡稽姦勇要擊武平
斬首藍屋餘黨是懲亂繩以理境內肅清乃罹厥艱尋

補汝寧殫精圖治細齊民情隄障決河華剗煩徵恢宗
孝弟甄獎湮淪弘開講堂登進諸生扶衰拯廢瞻死周
貧化極中和俗以還淳天旣休瑞郊出麒麟桂生有蠹
人寔害能公遂遭貶益筴是經遮道願留攀輪失聲古
之遺愛權此為輕逢辰之缺內艱薦仍茹憂成疾閉絕
巖衡沉彩終發藏輝必呈公于此時華問載興累遷藩
臬楚澤滇雲竭心公朝罔憚劬辛廼建隼旗廉察八閩
紀綱條振列辟儀型進陟藩伯保釐豫章吏懷其德民
識其方曾不踰歲遽及殘殃哭位天之柩櫬荒涼寮屬

軫動父老增傷含襚致禮賻贈充箱神駕東還川塗感
咽楚招幽怨齊挽遙切天不憖遺仁賢殞絕嗚呼哀哉
惟公才彥秀越時倫惟公光儀輝映玕珉泛愛博約賓
客盈門家雖屢匱公獨自欣鄭莊既遠文舉亦陳其在
於公事近猶新玄牀未妥素榻隨塵嗚呼哀哉公昔奉
使按部吳鄙枉駕蓬窟許為知己款睭之厚與日積累
其後汝寧郡志失紀謬延纂緝遣幣千里具言嵩高二
室之美昌蒲九節巨柏千祀倦游潛盤歆其必至值公
被播臨發旋止公愈加勤慰藉無已諸所推拔匪終伊

始每謀我貧餽遺相繼我之懷慚曾不遐棄綢繆惠好
合志同氣如何奄忽頓成異世嗚呼哀哉曩者首夏公
還京師契濶既久枉擢東來元美亦集置酒河湄流連
信宿以副渴饑余時覩公沉酒奚為願保精粹黃髮為
期公笑緩答行當佩之竭來四書竝審安悵忽承訃問
驚恒且疑連得後信公果長垂胡疾之亟卒使不治如
公仁賢受數則竒晚就榮路大位日躋將闡王畧以贊
明時命不終泰才不盡施銜恨沒齒吉往凶歸嗚呼哀
哉人之相知始終幾何余性狷狹公以寡和若石投水

莫覲瀾波追想歡言恍然在目昔之往也談笑華屋今
之往也涕淚相續徒有百身痛不可贖余既衰病生日
苦促死有遺靈見公亦速死儻無知永隔冥邈嗚呼哀
哉

祭張幼于先生文 俞琬綸

公於先子稱忘形而於綸忘年綸何人哉而與忘年亦
足以見公之竒公一生竒而死更竒閭里接公之竒狀
百出無不怪而笑公言及公之死又無不怪而笑公嗟
乎不知公而但見公之狀與公之死烏得不笑何怪乎

里人哉然則公之死當唯是風雲帶憤泉石下愴不復可于人間求痛公者乃一日遇東浙人數丁相與集舟中齒及公之死一人云太白扶風豪士歌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不意為幼于草堂作識因數人相對垂淚綸以為皆公生平交也而曰曾未獲一識面噫此可見公之為人不當於奇不間求矣

祭胡一俞琬綸

爾一伎家未嘗習禮自幼于死斷棄歌舞視梅_匕而言
蘭_匕若君喪然其出至情可知及設祭哭之撫棺擊胸

下拜不能起從此遂病即病或不盡從此而當此適病亦足多也病中忽_匕見幼于無所怖懼一日有老媪同幼于及難者促之使去乃翻然而起顧謂夫曰即與汝長別汝勿悲吾得死所矣傾即氣絕嗟乎幼于即才人然才豈爾儕所好載鼉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何大不倫而迺不能忘情幼于若是豈不難哉玉骨寒灰金粉黃土流傳藉桃死得事寇公亦事屬有無爾搔背不如麻姑灑掃不如玉女乃得與賢者相從于碧山紫烟之間復何憾矣

祭牛齒文俞琬綸

為齒蟲齧去牛齒埋之王園梅花下因摘花祭之泣而告曰三十年苦辛爾噤之二十年酸味爾嚼之千萬斛愁慘爾嚙而忍之徒有飲聲不識笑口爾固賤骨也賤愈可憐賤莫如馬匕骨猶埋矧爾乎卜花下少人行處埋爾憐爾以花本覆爾以花瓣沁爾以花露獲爾以花神蚓窟為斧蟻穴為堂草雨為芳醪蜂蝶為死友使寒微片骨雖賤能香復懺來生毋墮業軀也憶維吾生三十有幾此日何日齒落之始毛骨無恙牛齒已死人間

烟火爾先獲洗言語凶咎爾先謝委舌本滋毒七情所忌半遠舌者俾先脫穢半近舌者墮業未已若有深意微示衆齒牛雖未已方衆則邇零丁搖動旋將繼此誰料一齒痊之二地况本分者是惡足倚

祭桃影俞琬綸

園南有桃二株左臨小池右傍齋牕匕外即莽蒼四野間有人跡廼常掩牕日對桃影就桃相影就影闌牕南齋之勝半在此牕也戊申之水為禍竹木南園雙梧園南二桃相踵而斃予業有文祭雙梧矣桃影之功不減

梧葉復有奈桃影文自我得爾夙暮對向爾亦親我案
几依傍分裂酷炎逼引清飈宛弄旖旎拂掃塵障動無
風聲因風以颺可瘦可長時偃時仰仰去聲月高爾低月
下爾上愛不可摘畫不可狀收去迴波送來翻浪伴我
孤寂形影相望又低回相望示我至理空色一相蝶舞朦朧
鳥飛想像蟬吟掩隱蜂簧鬪撞爭妍助幽皆爾之貺牕
設常閨暈濕書幌有時而開清移幃帳誦讀寢處賴無
俗貺醫瘦猶可醫俗難量方與爾盟升恒莫忘忘去聲無
何天災佳樹為障雙梧已死爾寧無恙樹隕葉凋枝亡

影喪月冷風淒鴛悲蝶悵猛雨破紙烈日肆炕爾已歸
虛我心則悵顧彼齋牕愈增憤愴遂廢此齋并歸消蕩

誅雙梧俞琬綸

南園庭中二椅梧以水死主人某設酒脯祭而別之春
美秋榦誰諧心契之交樽淚猿腸為報情深之樹痿猶
望起枯不復榮酣_匕桃李是豈鳳條械_匕松楸亦非帝
種南園既無遺秀東君固有餘思是有誅文雙_匕椅梧
列吾南君兩柯交錯滿庭扶踈人坐其下苦不開虛每
剪其餘剪為薪芻南君多木寧唯爾與然而唯爾近我

坐隅鶯歌蟬吟有功讀書破碎烈日弄風南除如是以
來二十年餘天災流行江南漆沮天非殃我七亦受痛
天非殺爾七亦命徂嗟爾前生剪除煩紆煩紆既去蕭
疎亦無良鳥哽咽清風款款請無款款人世遽廬遽廬
同盡豈私吾居吾居復然况爾雙梧

年兄劉庭蘭哀辭何喬遠

萬曆四年予與梁山劉庭蘭同舉于鄉今九年矣其時
庭蘭占舉首侍御晏清江公竒庭蘭為甚閩中前後首
舉者多推庭蘭又五年而庭蘭舉進士文名海內吳越

人好偉健之言尤好學其為文嗚呼衆萬之生襍糅紛
靡誰知其然然天之生才與人之自成之難也縣都十
七厯井家諷人嗟而不得一人求通于古嚮於古矣而
不能成其辭成其辭矣而不能道其意辭比意致矣而
不能專一家庭蘭能道其意矣而不憚留之後之專一
家者誰邪明二百餘年天下漳州人踵貴上國能以道
學鳴者一人而已布衣陳真晟也其鳴文辭者自吾身
而方聞見三人焉梁山林纘振劉庭蘭天寶黃一龍三
子方有意于古之作人弗逮也纘振官京師以卒庭蘭

今已矣一龍方卑而未自致二子自致矣而竟不留天何為哉庭蘭未謁主爵遭其父喪哭泣垂絕服除且戒行又奪其幼女而哭之悲其配病悖而革庭蘭又病死配亦死而莫相聞其夫之死也嗚呼庭蘭何罪而罰之烈潰甚其弟問之可奈何曰天固生我而無意邪而終然邪又甚又問之曰天固命之又誰解之予逢人也嗚呼庭蘭醇而慧其容齊而栗白面秀眼與之居而終日冲：予及同舉時尚未辨文章讀其文但知其句讀句然嗣後以事過漳則庭蘭詩詞已清冷可聽語自庭蘭

成進士而又不與居殆五年矣必其神識加于曩者而不終遺之也黃一龍居常謂吾曹品隲閔後世都鄙是以不敢妄歎林公悅為文多取吐嗟辨欲令我俟公悅於後世則公悅猶在汗血也彼謂纘振寔之不知是以不長不知庭蘭今坐何等耳古之為哀辭者以相其父母弟之哀而寬其悲惋庭蘭之親既歿其弟在遠獨吾二三兄弟弔斯人之云亡然庭蘭誠自憐愛其潰甚之言懸解於天刑吾二三兄弟縱悲庭蘭能勝庭蘭之自解乎辭曰盤礴百歲兮挺南漳誰師友兮能文章志

準古今行蹈方翼足具分道煩長孤生孰究兮修名孰
張幽門黯七兮燭不光君執文螭兮立帝傍乞魂司命
兮還我藝場魂不還歸兮徜徉扶桑太悲無為兮君能
齊同

林庭霽哀辭何喬遠

詩人林庭霽故與孝廉陳榜李宗熹遊一日為二詩因
莊應曙謁予驩若平生予故好為驚人語不必自唐道
者庭霽始駭予七漸與語乃漸然予說予語庭霽曰唐
三百年稱詩諸君子其初則沿六朝駢麗之習其後浸

淫于科舉矣杜甫一生謂語不驚人死不休也當時孰
為語所經患不經語予諸子百家者耳不患唐矣又馬
嵬回紇流傳篇什唐之當時孰是經者宋元及今四百
餘載矣其事輒諱而不敢道道則謂非唐即唐人生今
豈庸不用宋也令馬嵬回紇當今乃見吾輩不瞪目斂
手耶士君子上下觀千載直烏用奴詩為庭霽固甚然
予說益發憤讀書丙夜倦隱几卧起復讀至晝其家中
一貧無所之庭霽皆不問雖病猶強讀居久之過予曰
吾今得之矣向所駭子者未涉子所至耳因數與陳榜

李宗熹諸子分韵賦庭薄每見子詩則曰子詩病人之詩也予每與子會歸而不能寐者連日夜求為子語弗得予則病矣余曰予欲刺取本朝文字成一代之書皆可被之金石明示後世賦頌之事一以累子因畫發國朝諸子詩與庭薄詩中有鄭善夫集庭薄弗善也曰是其才能為發端而不能竟其意予曰若則子之居子詩也何居曰子詩當在獻吉元美間予曰甚矣子之不知詩也善夫先生吾閩桓文而子貶焉因以我詩病人也置之李王間庭薄雖居予李王間固益彈射予甚居有

間病益進鬲不下浙一夕夢有我冠君子造焉曰吾鄭生繼之也吾詩為閩桓文乃獨不當子庭薄曰固也善夫見庭薄無遜降意因出明之復復來曰即爾所善諸子讓予矣曷獨不當子色有作庭薄驚悟遂嘔血數升沒所善諸子謂予與榜宗熹也嗚呼庭薄居吾詩獻吉元美間未然也數匕彈射予而今不復得矣予能不悲哉作哀辭以與榜宗熹共哀之辭曰室赤貧兮耽詩書饑糟糠兮飽璫璣心千古兮金石歌有志無年兮孰為子謀譴詞入兮下黃壚卸人亡兮子期徂匕子期兮亡

卸人鼻不可與壘兮渠不可與陳吁嗟兮余山中之人

無辭辭兮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

共行不難以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

天美問未想也幾口軟懷心而今不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

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

子對千美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

夫也身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

是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

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兮與謝與謝



